



世界怪异小说文库

恐怖篇

SHI JIE GUAI YI XIAO SHUO WEN



曾智中海译编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世界怪異小說文庫

恐怖篇

曾智中 海濤 編



四川文藝出版社

(川)新登字 007 号

世界怪异小说文库·恐怖篇

编 者：曾智中 海 涛

责任编辑：陈 维

封面设计：安渝平

技术设计：陈 维

出版发行：四川文艺出版社

地 址：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政编码：610012

电话号码：(028)6662959 6666700

经 销：四川省新华书店

排 版：成都科大树德电子工程公司

印 刷：四川省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

版 次：1995年11月第1版

印 次：1995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张：10.9

字 数：236千

印 数：1—20000万册

书 号：ISBN7-5411-1368-9/1·1283

定 价：(全套四册,定价:48.00元)

每册定价:1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1

死人的奢侈

〔日本〕大江健三郎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的成名作：
在阳光照不到的地下室里，打工的大学生给医学院清
理解剖用的尸体，把泡在旧酒精槽里的几十具尸体一
具一具移到新槽……

33

普陀洛伽下海记

〔日本〕井上靖

按习俗，普陀洛伽寺的住持到一定的时候都应舍
身下海求佛，步前代后尘，今年轮到了住持金光和尚，
成佛的意志和对死的本能的恐怖伴着他走向大海的每
一步……

57

罗生门

〔日本〕芥川龙之介

暮雨荒城破楼，一老妪从遍地死尸的头上扯头发

做假发，一男仆又将她的衣服剥光，她光着身子从尸体中间爬起来……

65

高濂舟

〔日本〕森鸥外

生病的弟弟为了不连累穷哥哥，用剃刀割开喉咙，但他没有死，哀求哥哥帮助他离开人世；为了减轻他的痛苦，哥哥扯出了带血的剃刀，邻居刚好闯了进来……哥哥成了“杀弟犯人”……

76

四日

〔俄国〕弗·迦尔洵

负伤的他孤零零地留在战场上，旁边躺着那具被他杀害的土耳其士兵的尸体……他喝了他水壶里剩的水……他看见“数不胜数的蛆虫滚爬下尸体”……

92

七个被绞死者的故事

〔俄国〕列·安德列耶夫

五名恐怖分子暗杀部长的计划因奸细告密失败，全部被捕，判处绞刑，同时被判死刑的还有另外两名农民。关押他们的堡垒上有一占钟，每隔一小时、半小时、

一刻钟就敲响一次，裹着他们毛骨悚然地走向两天后的那个行刑日！

190

紫菀

〔意大利〕卢·马莱尔巴

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无形无迹却又无处不在地伴随着他。这是一种内在的、不可捉摸的恐惧感，主宰着现代人的生存和命运……

200

公共汽车

〔阿根廷〕胡·科塔萨尔

全车人都携带着鲜花而她却两手空空，幻觉中她突然觉得受到其他乘客的敌视，惊讶疑惑，坐立不安，到恐怖尖态……这是一篇颇具特色、寓意深刻的恐怖小说……

212

死人的时代

〔法国〕皮·加斯卡尔

作者被纳粹关进集中营时因懂德文担任公墓队的翻译，“在这种地方，紧跟在生命后面的就是死亡”，他以这部“恐怖的死人时代的见证”的作品获龚古尔文学

奖。

285

莫格街凶杀案

〔美国〕爱伦·坡

一位谦恭温雅的中年夫人和她未出嫁的女儿惨遭杀害，作案者行为残暴却无贪财动机，并神秘地消失于一个门窗紧闭的房间。那么，谁是凶手呢？

〔日本〕大江健三郎

死人的奢侈

死人浸在深褐色的液体中，胳膊互相缠绕交错，脑袋挨着，液体上面浮满了，还有一半沉在底下。他们包着柔软而呈淡褐色的皮肤，给人以顽固、难于溶合的独立感觉，一方面各自朝着自己的内部凝缩，另一方面又执拗地紧贴着别的尸体。死人有些浮肿得几乎认不出来，这一下，眼睛紧闭着的脸就显得丰满了。散发的臭气十分强烈，使这间封闭着的屋子里的空气更加浓重。粘粘糊糊的空气使一切音响变得凝重而充满分量感。

死人们用凝重的声音嗡嗡响，你一声我一声，难于听清。时而一切声音都没有，时而又响起来。嘈杂声从高到低到一下子消失，整个过程慢得令人发急。一个死人慢腾腾地转过身子，沉进液体，直到肩膀，只有僵硬的胳膊露在液体表面，过了一会，他又不声不响地浮上来了。

我和女学生跟着尸体处理室的管理员走下昏暗的楼梯，到医学院大教室的地下室去。湿鞋底踩在磨损了的金属楼梯框上很滑，女学生每每发出很短的尖叫声。下完楼梯，在低矮的天花板下，顺着水泥过道又拐几个弯，尽头的门上挂有黑木牌，写着“尸体处理室”。管理员把大钥匙插进锁孔，回头打量着我和女学生。他是个强壮的矮胖子，戴着大口罩，穿着刷胶的黑色工作服。管理员张口说了句什么，难以听清，我摇了摇头，低头看他结实的双脚，上面穿着长筒胶靴。也许我也该穿高筒靴，下午来时可别忘了。女学生穿着从办公室借来的长筒靴，太大了，走起路来很费劲似的；在刘海和口罩之间，有一双鸟一般闪闪发光的眼睛。

从敞开的门内，像黎明时分的光亮和刺鼻的酒精味迎面透了出来。在酒精味中还有更浓烈的臭气。这臭气钻进我的鼻孔硬是留着不去。这臭气第一次使我发生了动摇，可我还是注视着满室白光的房间内部，没有掉过脸去。

“戴上口罩，”管理员不自然但清楚地扬高了语尾。

我把手伸进护士让我穿上的工作服衣袋，掏出口罩赶紧戴上。干燥的纱布味很浓。管理员握着门里侧的把手，回过头来傲慢地对我说：

“刚才害怕了？”

女学生不怀好意地望着我，我觉得脸上直发烧，连忙走进铺着白瓷砖的宽敞室内。靴子发出很响的声音，在屋内四壁产生复杂的回音，像钝刀在浓密的空气中切出缝来。

墙壁全部用白灰粉刷得干干净净，但高高的天花板上却星星点点地留下了琥珀色的斑痕，显得很不调和。室内半边是铺砖地，四张解剖台静静地放在那里，看去抽象而呆板。我

走近其中一张，只见大理石台面色泽柔和，有闪闪发亮的水珠。我双手搁在大理石上，注视着沿正面宽广的墙壁占了半边屋子的长水槽。水槽内又分成几部分，用地上那种白瓷砖砌成一米高的槽沿，有的部分有盖板，有的部分没有。死人浸在深褐色的酒精溶液中，在液体上浮得满满的。

我望着眼前的情景，一动不动地站着。羞耻引起的内火盘据在皮肤深处，发烧不退。我试着将双手按在护着半截脸的大口罩上抚摸双颊。女学生屏住呼吸，透过我的肩膀盯着那些死人，急促地微微颤抖着。

“光线不好，可又不能开电灯，”管理员说。“早上开灯，办公室就要说话了。文学院也一样吧？”

我点了点头，抬头仰望高高的天花板角上长条形的天窗。光线透过脏玻璃射进来变暗了。我想这像是冬季阴天的早晨。从前遇上这种早晨，我常常在雾中散步。雾像动物似地潜入口中膨胀，弄得喉咙痒痒的，忍不住又笑又咳嗽……我觉得自己镇静下来了，视线又移回水槽。在白色的光线中死人纹丝不动。我发现从天窗射下来的光线使他们赤裸的皮肤产生了微妙的强大弹性。大概用手一碰就会弹回来吧？也许像脚气患者的腿肚子一样，深陷下去就不复原？

“多像冬季的光线啊，”我说。

然而天窗外充满了初夏的明媚阳光，晴空万里，空气清澄而透明。我是在枝叶茂密的银杏树下，沿着早晨的石子路来到医学院办公室的。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管理员说。“夏天也不热，总是阴凉，还有学生带着椅子来纳凉呢。”

我愉快地感到脸上厚厚的皮肤底下羞耻的发烧在消失

了。

“把橡胶手套在臂肘上面系牢，”管理员吩咐道。“酒精溶液一渗进去就不好干活了。”

我谨慎地系好紫红色的橡胶手套。手套里的水滴弄湿了我的手背和手腕。

“洗后晒干就好了。是护士偷懒，”管理员一边将毛茸茸的脏手伸进手套，一边说道。

“可是，气味儿是不是会更厉害呢？”女学生问道。

“什么？”管理员说着，回头望了女学生一眼。“现在还好。”

我发现女学生右手手套怎么也戴不好，正在磨蹭，便帮她系好。女学生的手掌柔软而宽大。

“你的长筒靴呢？”管理员问道。

“我打算中午换。”

“最好穿高筒靴。酒精溶液溅进去总有气味，”管理员警告说。“渗入脚趾缝，气味难闻透了。”

我装出不听管理员讲话的样子，走近水槽。我双手扶在退了色的瓷砖槽沿上，看浸在酒精溶液中的尸体群。当初在医学院办公室听介绍时，办事员曾说大约有三十具尸体，但仅浮在上面的显然就已超过了这个数目。

“还有埋在其他尸体下面或沉在槽底的吗？”我问道。

“浮上来的只是比较新的。时间一长，怎么也会沉下去。而且，实习解剖的学生总想运走浮在上面的新尸体。”

“旧尸体大约有多少年了？”女学生问道。

“对面那盖板下的约莫有十五年，”管理员伸出短胳膊说道。“沉在下面的尸体，许多都很有些年头了。这个水槽从战前至今一直没有清理过。”

“这次为什么要把他们转移到新水槽中去呢？”我问。
“大概是文部省给了预算吧？”管理员冷冷地说。“换个水槽也不顶用。”

“什么？”

“我是说这些尸体。”

“的确是毫无用处啊，”我也跟着道。“一点作用也没有。”

“只是添麻烦而已。”

“实在太麻烦了。”

但对我来说，这工作不仅仅是麻烦。昨天下午我一看见张榜招雇临时工处理保存在酒精槽里的解剖用尸体，就立刻赶到医学院办公室。当时我想自己是文学院的学生，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不利条件，可负责此事的办事员连我的学生证都不仔细看，就立即把我介绍给尸体处理室的管理员，说工作计划一天完成。我离开办公室时，上英国文学课见过几次的一位女学生在门外等着，我们互相点了点头，可是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她也是来争取同样差事的。

“九点开始工作吧，”挂钟紧紧镶在墙的高处，在暗处习惯了的人能看清挂钟周围墙壁上粉刷的斑痕，管理员抬头瞧了瞧挂钟说道。“动手前先抽支烟。”

管理员坐在其中一张解剖台上开始吸烟，对我说：“那挂钟是给谁看的呢？我想只能是给送到这间屋子里的尸体看的。”

“头回来到这儿的人都想听我闲聊，”管理员厚厚地卷起的嘴唇衔着湿漉漉的烟说。“说来我在这儿已经干了三十年。”

女学生缩着肩膀不出声地笑了，我默默环视屋子。房门和屋内拐角通邻室的门都在这一边挂着木牌，上面用红色标

准体写着：禁止入内，禁止吸烟。水槽中尸体堆得满满的，有的沉在底下，有的浮在上面。看到这些，我的话在喉咙里再也忍耐不住，脱口而出。

“尸体在医学院地下室老老实实泡了许多年，大概感到这事不会有个结果吧，对死人来说？”

“有结果，”管理员说。“会有结果的。可是在这水槽里浮若干年也不坏呀。有躯体就很了不起。”

“我也会沉在这水槽里吧？”

“我会利利落落地让你沉底。”

“我才二十岁，还早着呢。”

“来这儿的年轻人也很多，”管理员说。“但他们的尸体很快就被医学院的新生弄走了，不建立规章制度不行啊。”

我从工作服腋下的破洞伸进手去，掏出学生服衣袋里的手表一看，比挂钟快了五分，正好九点。

“今天一天能干完吗？”我说。“浮在上面的就够我们费一番工夫了。”

“沉底的要等附属医院的勤杂工放掉酒精溶液后再处理。底下时间长的尸体大约派不上什么用场了，我们的工作是把能当解剖教材用的移到对面的新水槽中去。底下沉的是什么都不得而知。”

“深吗？”女学生望着尸体之间的深褐色酒精溶液说道。“看样子很深。”

管理员没有回答她的话，从解剖台上下来，拍拍两只戴着橡胶手套的胖手，发出扑哧扑哧的奇妙声音。

“橡胶手套事先不晾干，粘粘糊糊真难受，”管理员说着，低下他那晒黑了的、皮肤没有光泽的结实脖子，起劲地连续

活动手套里的指头。

我有几分放心地想，跟这个男人一起工作不会令人太不愉快吧。管理员的短额头上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笑时皱纹也一动一动。他有五十多岁吧，大概有个同样老的妻子，还有当工人的儿子，常常以能在官立大学医学院供职而自豪吧？有时可能还穿上体面的衣服去光顾市郊的电影院呢。

“我去把搬运尸体的车子推来，”管理员把烟头和唾沫一起吐掉说。

“我也去，”女学生说。

“你去拿号码牌和原始登记簿。”然后他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先去看看对面的水槽。”

管理员他们一走，我就去开邻室的门。门打开了，震得白灰粉飘落下来，却没有咯吱声，而打开的门没有固定装置。我从走道里捡来纸屑将门固定好。房间比对门的小一圈，已经预备好了新水槽，里面盛满了白糊糊的酒精溶液，从高高的天窗射进来的阳光照得水槽像雾一样白茫茫，没有尸体的水槽显得宽绰。我试图透过新水槽的溶液目测底有多深，但溶液像不透明的薄膜一样遮断了光线。我觉得脚步声很响地回到了旧水槽所在的屋子。

管理员他们还没回来。我第一次独自与不知其数的死人为伴。我将手掌搁在一张解剖台上，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走近水槽。

死人浸在深褐色溶液中纹丝不动。我发现他们是有性别的：脸钻进溶液，背和屁股朝上裸露在外的小个儿是个女人；胳膊缠在盖板支柱上的尸体有着男性饱满的下巴；腰部蹲在那短发脑袋上的一具尸体不自然地高高隆起，女阴上粘着阴

毛。但是性别几乎不足作为区别这些尸体的标志。死人都呈褐色，顽固地向内凝聚，皮肤毫无光泽，泡得胀乎乎的。

我想这些死人和死后马上火化的死人不同。浮在水槽中的尸体具有完整的“物”的紧密性和独立感。我想，死后马上火化的尸体就不是如此完美的“物”了吧？因为他们正在物与意识之间暧昧的中间状态中缓缓推移。他们被匆匆忙忙地火化。他们没有时间完全变成物。我注视着埋在水槽中完全结束了那危险的推移的“物”。他们给人以实在、固定的感觉。想着这些就是如同地板、水槽、天窗一般坚固而安定的“物”，身体不由激动得微微颤抖。

——不错，我们是“物”。而且是精雕细刻成的完整的“物”。死后立即火化的人不会明白“物”的量感和沉甸甸的实在感。

我想事情就是如此。死即是“物”。可我从前只在意识方面认识死。意识结束后，作为“物”的死就开始了。得到好开头的死，泡在大学建筑物地下室的酒精溶液中，年复一年地忍耐着等待解剖。

我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掌轻轻拍了拍身体蹭在槽沿上的中年女尸僵硬的腿。虽然没有弹性，但仍带着柔软的抵抗感。

——活着的时候，我的腿一直样子很好，不过现在也许过长了点儿。

我一面想这腿像把漂亮的桨，一面又想象着她身穿轻飘飘的布衣服走在柏油马路上的姿势。或许腰有点猫吧？

——走的时间一长腰就猫了，平常我还是挺着胸的呢。

一见抱着小文件箱的女学生使劲撞开门走进来，我像做了亏心事似地赶紧离开水槽。接着管理员推来了涂有白色亮

漆的搬运车。

搬运车的长度和宽度足以容下身材高大的男子。这使我想起了做割盲肠手术时躺过的带走轮的手术台，不过搬运车更不加装饰，白晃晃的更是个机械的东西。搬运车上有七个小橡皮轮，柔和地运转着，到解剖台边停了下来。管理员扛着一根顶端带有黑橡胶筒的细竹竿。

“那是干什么用的？”我问小心地将竹竿靠墙竖起放着的
管理员。

“用来将尸体拽到手边。我已经用了多年。这个十分奏效。”

我惊讶地发现管理员拿过刚靠在墙上的竹竿，双手轻轻拄着，注视着水槽，那神情俨然是一位胸有成竹、娴熟老练的技术专家。我想他可能对这工作感到自豪，或许还不时给孩子们以特殊参观的机会。然而人通常可以对各种各样的事情感到自豪。女学生把文件箱拿去放到备有新水槽的屋子里，看样子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放而踌躇。

“开始吧，”管理员把竹竿递给折回来的女学生，说道。女学生将竹竿扔到了解剖台上。

工作极其简单，但要转移一具尸体却相当费时间。不过不用集中注意力，我渐渐习惯了。

把搬运车横靠在镶着光滑瓷砖的槽沿上，车上载尸体的台板正好和水槽一样高。我和管理员站在搬运车两侧，每当弯腰从水槽中挑出一具尸体时，就双手把着肩头和腿的上部，把滴着褐色酒精溶液的尸体抬上来。尸体硬邦邦的，像木头一样容易对付。让尸体仰躺在搬运车上，我们就缓缓地推车从解剖台间穿过，进入备有新水槽的房间，再像捞尸体时一

样，把搬运车紧靠在水槽边上，抬起尸体，让其滑入发白的酒精溶液中，尸体一下子沉下去，即刻又静静地浮上来。然后女学生手拿从文件箱中取出的号码牌，屈身紧紧抓住尸体的踝骨，如果右脚系有木制的旧号码牌，就将新号码牌系到左脚脚趾上，反之亦然，把号码牌系到右脚脚趾上。号码牌上烙有标记和数字。这时尸体头部朝下插入水槽中，只有脚露在外面，女学生轻轻一推踝骨，尸体就倏地滑向水槽中央。而后女学生用软铅笔将旧号码和新号码记入原始登记簿，字写得很大。

我们默默地、热心地反复做这种简单的工作。旧水槽和新水槽之间的瓷砖地上留下了一条棕色的湿带，搬运车常常在上面虚滑一下，吱吱作响，慢腾腾地来回滚动。尸体有特别重的，也有极轻的。

有一具中年男子的尸体轻得令人难以置信。刚要抓住悠然浮在新水槽里的尸体系木牌的女学生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神情，我这才发现死人只有一只脚。我不大注意躺在搬运车台板上的尸体。尸体看上去都一个样，没有激起人兴趣的特别之处，而且虽然戴着口罩，也难免受到常常使人难以忍受的强烈的酒精味以及槽底粘粘糊糊的尸臭味的侵袭，所以我们搬运时不看尸体。为此搬运车上尸体伸出的胳膊不止一次蹭在解剖台上，弄得搬运车翻倒了。

我们把一具双臂张开的僵硬的年轻女尸搁到搬运车上，但尸体像球一样放不稳，眼看就要滑下来。管理员双手把搭在水槽沿上的死人胳膊弯了回去。胳膊发出木头一样的声音进行抵抗，而后被叠放到了裸露的下腹部上。管理员用工作服衣袖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向我露出神气的神色，然后推起